



監本太子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三十六

陪臣部六

智謀

傳云智者利人又云咨難曰謀蓋智以興利謀以紓難者古之道也春秋之世下逮戰國諸侯競取其霸大夫各圖其功故有處重臣之列負先見之明考幾微極思慮畫經久之略獻康濟之謀詭辭以濟禍亂重幣以悞仇敵或兵車之既會金鼓之既陳辨明載之義決勝負之策飾之以文辭潤之以禮樂足以聳服諸夏光啓家邦若其合從連衡構怨連禍專任喉舌遐棄二刑者蓋不足稱焉

管子名夷字吾仲齊大夫也桓公問於管仲曰楚者山東之強

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力恐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日矣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百里之域使人之楚買生鹿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付而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金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前錢二十萬求生鹿於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主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群害也明主之所棄也今率以其重寶貴買吾群害則是楚之袖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仲告楚之賈人曰於予為我至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一疋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殺民藏粟位倍楚以生鹿藏錢伍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柰何管子對曰楚錢伍倍其君且白得而脩穀伍倍是楚強也桓公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玉果自得而脩穀穀不可三月而得楚誰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等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桓公又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請以令城陰里使其墻三重而門九孔因使玉人刻石而為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千七珪中四千瑗中玉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敝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未布帛金齊以收石璧流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

八歲無籍陰里之謀也桓公又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  
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崩農夫不夫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  
子對曰難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  
使賓胥元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  
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為我君視四萬稱貸之間  
其受息之崩幾何于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崩  
者帝濟負河沮澤之崩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  
千王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崩九百餘家  
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崩者山居谷處登降之崩者上  
斷輪軸下米杼粟天田獵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  
六七百禹其出之中伯五也其受息之崩八百餘家甯齊馳而  
東反報曰東方之崩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獵之崩也治葛縷  
而食為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園多者五千鍾少者三二千食其  
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崩八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  
北方崩者衍處負海煮海為鹽梁濟取魚之崩也薪食其稱貸  
之家多者萬千六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世也受息之崩九  
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三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  
奎萬家四子以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崩中一國而五君之  
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无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為此有道乎  
管子曰唯反之以號為可耳諸以令賀獻者皆以鑿枝蘭鼓則  
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駭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  
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大宰行觴桓公舉喪而問曰寡人多務令

衡藉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崩使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鑣枝蘭  
鼓其賈終純萬泉也願以為吾貧崩決其子息之使數無券契  
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顙曰君之憂崩至於此請再拜以獻  
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崩春有以俾耜憂有以決芸寡人之  
德子無所寵若此而愛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  
受所出棧臺之賤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  
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總田發券上  
之所急可以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准管子曰昔者  
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  
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焉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  
染練苾之於純錙緬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

之聞其此空周且歛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綦

苾而反准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垂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

下此謂准桓公又曰寡人以定三君之處君矣三君起刑衛今又将

何行管子又曰臣聞諸侯貪子利勿以分於利君不發虎豹之

皮文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訥於是以虎

豹文錦使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因始行于天下矣又桓公

曰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燬燬焚

鄭地使城壞不得築復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

雄居屋如鳥鼠處要宋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

深滅垝四面八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山強而能

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室弊賂齊自服而以武取宋

故曰以文克齊

鄭也楚取宋鄭而不正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于楚

也知困於內兵困於外非善與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

曰請行兵而南存宋鄭而令無日改此言與楚王遇冬會至于

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

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于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

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無貯粟無曲堤無善廢適子無

置妾以為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于楚楚人不許遂退七里

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城立百代城焉取其雖百百代無而敢至者曰自此

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隙也東發宋田夾決雨水

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于汝水望水

山文音岷山南至楚之君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于南自

秦而自存晉于晉之南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燕山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

三九合諸侯反位為已霸脩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

樂也桓公又問於管子曰伐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伐之出狐

白之皮公其貴賤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

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賈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錢金

不必出民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之聞之必歸其此離

枝侵其北代必歸齊公其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

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

之即告其相白代之所以弱於離之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

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以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

齊之幣寡人將以來讐雉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中求

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雉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  
大怒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雉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  
卒願以下齊齊未忘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桓公又問於管  
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柰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  
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賣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  
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  
因令人之衡山器械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水買衡  
山械器不敢辨其賈齊脩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  
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脩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  
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再什上衡山  
之民釋其本脩械器之巧齊即令隍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隍

朋取之如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脩械器十七月脩糴  
五月即閉關不與衡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  
盡魯削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日量無械器以應二適即秦  
國而歸齊矣又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  
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

重罪死罪犀犀皮可為甲 輕罪贖以鞮盾一戟 重罪剗削之屬

戰車戟也秘長丈六尺 如續 罪適以金分 小罪不如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 宥間罪

宥赦也間罪刑罰之疑 者書曰五刑之疑有宥 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

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上不可亂亂定 不可移曰五也坐成獄訟之坐已成也坐二矢為束矢取往而

不反周以禮兩造禁民訟 入東天於朝然後聽之

美金以鑄戟斂 鑄試諸狗馬 狗馬雞 惡金以鑄鉏夷金擣 惡人

也所以削草平也斤  
刑似鉏而小掘斫也  
試諸壤土甲兵大足也

王繆秦繆公內史也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之得失之要對  
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儉恭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  
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士所以亡繆公然之於  
是告王繆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将柰之何  
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声色也君之遺之  
女樂以媯其志乱其政其臣下必踈因為由余請緩其期使其  
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為  
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曰日夜不休終歲媯  
縱牛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繆公迎拜之上鄉遂以  
并國十一辟地千里

又云秦繆公見由余悅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告蹇叔曰君以告史廖廖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人與良宰遺之宰謂蹇宰以王喜迷惑大乱飲酒昼夜不休由余驥諫而不聽因怒而

歸

屈瑕楚莫敖也楚伐絞軍其南門屈瑕曰絞少而輕輕則寡謀  
請無杆采樵者以誘之杆衛也樵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人也

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  
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於城下之盟而還

公孫偃上大夫也齊師宋師伐魯次於郎公孫偃曰宋師不整  
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魯莊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

而先犯之雩門魚城南門臯此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闔

廡楚大夫世屈瑕將盟貳軫二軫二郎人軍於溝騷將與隨絞

州蓼代楚師郎國在江夏雲仕縣東南有郎成蒲騷郎邑絞國名州國在南辟華容縣東南蓼國令義陽棘陽



縣東南 湖陽城 莫教患之 莫教楚官名即屈瑕 闔廡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曰

虞四邑之至也 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邑亦國名 君次於郊郢以御四邑 君諸屈瑕

也郊郢楚地 我以銳師宵加於鄖有虞心而恃其城 恃近其城 莫有闔志

若敗鄖師四邑必難莫敖曰盍請齊師於王 盍何不也 對曰師

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 商紂也周武王也侍日武王有亂臣十人

紂有急兆夷人 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史疑不疑

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荀息晉大夫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

棘之壁而借道于虞也 荀惠晉大夫屈邑產駿馬垂棘出良壁 公曰此晉國之寶

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

大國也 此謂壁馬之屬 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

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

曰宮之竒存焉 宮之竒虞之賢大夫 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竒之為人

也達心而懦 懦弱 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 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不言提起

耳則愚者不悞 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輕之且夫玩在耳目之前而

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之士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

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竒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

不便於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竒諫曰語曰唇亡

則齒寒其斯之謂與 語諺言也 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

後舉虞荀息牽馬操壁而前曰壁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猶是

言如故

先軫晉大夫也楚伐宋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 門尹般宋大夫 公

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秦齊未可若

之何未肯先軫日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為

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受曹衛必不許也不許

齊秦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怒而賂楚之頃心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

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楚子使子玉去宋子玉使宛秦

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未出境曹伯見執在宋已

失位故言復位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宋釋

圍惠晉侯臣取二不可失矣言可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

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

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

怨怨讎也多何將以戰不如私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

難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復圖之須勝負決乃計定公說乃拘宛春於

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退軍吏曰以

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

在久乎微楚之會不及此重耳遇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

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二舍為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讎元猶當也讎謂楚也

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直氣盈飽我退而楚衆欲止子玉不

可戰於卒北楚師敗績

狐偃晉大夫也楚子友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莊公孫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佑原軫也報送贈馬之施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楚齊宋

免矣楚圍宋宋復告急於晉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

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其勢宜釋宋於  
是文公從之而楚成乃引兵歸

師叔楚大夫潘尫也楚伐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

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涇楚西界也使廬戢黎侵庸戢黎廬大夫及庸方城

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內子楊窻窻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

衆群蠻聚用不如復大師還復師句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

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復可克先君蚡冒所以

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文陘隰地名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曰北唯裨儵魚人

實逐之裨儵庸三邑魚復今巴東永安縣輕此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

不設備楚子乘曰馬會師于臨品駟傳車巴臨品地名分為三隊隊部也兩道公之

子越自石溪子具自仞以伐庸子越闔椒也石溪子越闔椒也秦人巴人從

楚師群蠻從楚子盟蠻見楚強故遂滅庸

公孫申鄭大夫也晉人執鄭伯鄭人圍許公孫申謀之曰我出

師以圍許示不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函遣使詰晉示欲更立君也

晉必歸君明年晉歸鄭伯

仲孫蔑魯大夫孟獻子也襄公二年秋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

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謀鄭故也鄭父叛晉謀計也孟獻子曰請城虎

以副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子之言今不

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鄭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之武子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

故也三國齊之屬豪君之憂不唯鄭言復憂齊瑩將復於寡君而

請於齊以城事白晉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齊人應命告諸

候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

以服鄭息征伐豈唯君賴之傳言荀瑩能用善謀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

虎牢

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吾事將在齊齊人懼師小國而會之

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

慶虎陳大夫也楚子囊圍陳諸會陳侯于鄆以救之諸會陳人

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孫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報政大夫

夫公子黃黃為報楚人從之黃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鄆會曰楚人執

公子黃矣君若不来郡臣不忍杜稷宗廟懼有二圖皆君屬楚陳侯

逃歸知武子晉大夫也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行敵

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收

鄭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計之盟而還師以蔽人蔽嚴也吾三分四軍四分

軍為三部與諸侯之說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吾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

三來故日不能猶愈於戰勝聚也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大勞未

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手亡

人無猶猶繫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

微幸不亦可乎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

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万丕鄭

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万君苟輔我蔑天命矣吾必

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

縣且入河外別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

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纓環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溢

白玉之珩六隻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繫反故進穆公

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敢為後也起而哭愛

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若求置

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宜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德武有置仁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寔為惠公穆公問夷焉曰公子誰是於晉國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其長也夷改是故出亡亦無惡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君子曰善遂用君為懲勸

張孟談趙臣也知伯師趙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康子欵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徂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弗與宣子欵勿與趙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伯知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万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趙襄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素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之於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行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柰何張孟談曰臣聞董

子之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苦楚牆之其高至丈君君發  
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落之勁不能過矣君曰矢足  
矣吾銅少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諫  
銅為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  
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以圍之決晉  
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粟君而處懸釜而炊財倉將盡士  
卒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  
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存危不  
能安則無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  
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  
見韓魏之君曰臣聞晉亡則燕寒今知伯師二國之君伐趙趙  
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万人之衆而破三軍  
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得矣王曰善果取成臯至韓之取  
鄭也果從成臯

伍員事吳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取知其可也而恐其  
使餘往也又惡人之有餘之功也今餘將自有之矣伐楚如何

對曰楚執政衆而乘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一師至

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敵於道亟肄以罷之亟數

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經之必大克之閻廬從之楚

於是始病

文種越大夫也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  
大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惟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由胥華

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一人善射百夫決  
十勝未可成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復履之不以授命王  
不如設戒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  
天天若棄吾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  
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炆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  
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布弊行  
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起  
王趾以心孤勾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擊越死人而肉  
白骨也孤不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  
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德而思邊蠻之小怨以重德罪於下執  
事勾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項桑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  
亡矣亡則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之為人也粗  
中而少親我謀而知則禍必至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  
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  
期日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之  
伯出遇一云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  
知果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  
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予  
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  
必背君不入令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  
嚮其利乃有他心不可予慎無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  
伯曰親知柰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

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  
各万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不可變而君得其所欲矣者  
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万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  
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  
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  
疑臣之心入見之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  
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教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  
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  
知伯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段規韓臣也三晉已破知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  
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  
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畜鞭使之而  
辱軍士使寇令烏勾踐請盟一介嬌女執箕帚以該姓於王宮  
一介嬌男奉盤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鮮於王府天上豈辱  
裁以征諸侯之禮也夫彥曰孤埋之而孤搢之是以無成功今  
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天下而又刈王之是天王之無成勞  
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之以事以敢使臣下冬辭唯天王東  
利度義焉吳王夫姜乃許越成

范蠡越大夫也國大饑

穀不熟

王恐召范蠡謀之蠡曰王何患焉

今之饑此越國之福而吾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之余其

王年少智寡剽輕好湏臾之名不思後患

其王吳王大姜

王若重弊卑

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

王越王勾踐也

食得其本越必有吳而王



何患焉

得其糶終必得其國王何憂焉

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王將與之伍

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國

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魯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

江越十七陂以有吳哉

踰度也越歷也陂險難也

故曰吳喪越越必喪吳今

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死也財匱而民怨悔無及

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

數術也

此者吾先王之所以霸且

天饑代事也

先王謂閻閻代更也

猶淵之與陂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吾

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餓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餓不食非

仁者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之不出三年而吳

亦餓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勿與乃攻之夫差為禽陳軫與張儀

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

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為吾事來公不見軫軫將

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犀首曰無事也曰

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柰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

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

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

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

聞之大怒曰田儒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

聽其事齊聞犀首之比使人以事委馬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

斷於犀首遂至秦韓魏相攻暮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

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

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

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

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爲  
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思越對曰凡人  
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  
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人韓  
魏相攻暮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  
願予爲予主計之餘爲寡人之計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  
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  
牛其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  
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然立頃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  
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暮年  
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  
子刺虎之類也臣主於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  
小國亡秦與兵而伐大剋之此陳軫之計也張儀事秦惠王王  
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儉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  
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敵猶豫未能決司  
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不如伐韓王  
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徐廣曰一  
鞏縣有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  
二國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不能救九鼎寶器必  
出據九鼎按圖藉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不聽此王業也  
今夫蜀西辟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敵兵勞衆不足以名成得其  
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於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周室天下之

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  
臣聞之歆富國者務廣其地歆強兵者務富其民歆王者務博  
其德三資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  
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  
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  
衆而彼以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  
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  
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  
危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  
鼎韓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  
趙而求解乎楚魏與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  
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起兵伐蜀十月取  
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逐既屬秦秦以益強  
富厚輕諸侯儀又以商於六百里地詐楚懷王後秦要楚歆得  
黔中地歆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  
中地秦王歆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  
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強楚弱臣善靳尚  
尚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  
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  
則囚張儀將死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  
今將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  
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善為言而出之於是

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如秦秦使張儀  
來至重王王未有礼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僂  
江南為秦所魯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

段干朋齊臣也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  
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  
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  
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  
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

無忌魏公子也齊楚相約而攻魏秦昭王救之魏王以秦救之  
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救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  
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聽行苟有利為不顧親戚

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  
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  
奪之國此於親齊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  
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  
今韓氏以一女子奉若主內有七亂外交強秦魏之兵王以為  
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  
負強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  
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是何也夫越山  
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  
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越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  
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鄢郢之塞

楚之險塞也徐廣曰

或以為今江夏郾縣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到河外倍大梁

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

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曰非魏無攻已秦固

有懷茅在脩武郾縣邢兵在平城垓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

矣汲縣屬有鄭地成臯滎陽得垣雍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

到密決茨澤水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

秦召陵有安陵群征秦之欲誅义矣秦華陽昆陽與武陽鄰聽

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忘之繞武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

危國無害已也夫憎韓不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

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魏國之界千里又云

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林鄉在以至今秦也

攻魏五八圍中一作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熒一云

有垂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

北至平監平縣屬河南平或作平字史記齊關所亡於秦山南

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一作名都數百一作秦乃河內晉去

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

無周韓而間之去梁大百里禍必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

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

質於趙請為天下為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

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

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

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韓伐而又與疆秦鄰之禍

也夫存韓魏而利天下此一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有窳朝

有窳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

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

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

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义矣

虞卿為趙上卿秦趙戰於長安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

與虞卿曰軍戰長平不勝尉復死復一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

如樓昌曰無咎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切求虞卿曰昌言媾

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

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之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

聽臣發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

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

不聽與平陽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

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對曰王不得

媾軍必攻矣天下賀戰勝者皆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

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不必救王秦知天下不

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

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解邯鄲圍而趙王入

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剖六縣而媾虞卿曰趙王曰秦之攻王也

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盡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

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能取倦

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

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

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肉而媾乎王曰聽予割矣子能必復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功開閔通弊於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之後也非臣之所以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赦言不媾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肉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自此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臣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刑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也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兵城事秦也即坐而城地盡來年秦復永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逃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強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永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永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言之曰予秦地何如母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以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

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于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者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是也今死而夫人謂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也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故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必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子之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眷單勿子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趙王得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三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子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深之深讎也得亡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以此發齊兵窺於境臣見齊之重賂至趙而反方於王也從秦於媾韓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宝以先於王則是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通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來見齊王與之謀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



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虞卿又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寧朝  
於人手趙王曰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佳  
生而違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君万户之都請殺范座  
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  
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空執范座而未殺也座獻書魏王曰臣  
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也夫殺無罪座薄故也而得  
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美之雖然有一烏百里之地  
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也臣竊以為與  
其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

一作信書  
安君

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而魏王輕為之  
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肯故魏之免相室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  
趙夫國內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用魏者莫如君  
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俗倍趙之割君將何以止之  
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諾邊言之王而出之孫臏齊臣也魏伐  
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  
氏請救於齊宣王曰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  
如勿救田忌曰勿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  
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伐韓受魏之兵顧及聽命於韓  
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  
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  
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與國於齊齊因起  
兵使田忌田嬰將

嬰一作  
孫

孫子為師救韓趙臣擊魏大敗之馬陵

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

又云南梁之唯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其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之便

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忌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伐韓而受魏之兵戶及韓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懇於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且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懇於齊齊因起兵手魏大敗之長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田侯齊宣王也

樂毅為燕亞卿當是時齊湣王強南敗楚相唐昧於重兵西摧

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

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

自矜百姓弗堪於是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

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

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魏令趙闔秦

闔進說之意

以伐齊之利

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吳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

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

惠施魏臣也齊魏戰於馬陵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

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

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

者之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與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

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

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

怒矣王游人而令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

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

田嬰許諾張刃曰不可戰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以

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卑秦楚此其於暴戾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使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三十六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三十七

陪臣部七

薦賢 賢德

薦賢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舉爾所知唯君子之不比各於其黨見士之相讓若乃春秋務戰之世敵國急賢之際而有處大夫之列挾霸王之術以尊其主者何嘗不勤接士類汲引材智推轂靡遺於後進拔茅乃至於彙征大則讓卿宰之位小則備家陪之列或以素敦友善夙知隱滯或以方在羈旅久為僕御並加推獎俾之效用至於舉讎取盜曾無嫌問自非深於知人忠於事上者其能若是乎

鮑叔牙齊大夫也桓公使為宰宰大辭曰臣君之傭臣也君加

惠於臣使不凍飢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者則非臣之所能也

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有五寬惠愛民臣不如

也治國家不失其秉臣不如也秉板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故也

信忠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執

抱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

將欲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殆於

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對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

為君猶是也桓公遂任以政

管仲相齊三月請論百官桓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

習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

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以為司田平原廣收廣遠可收

地車不結輒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

城父請立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輕有罪臣不如

賓胥無請立以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

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臣此五子者夷吾一不

如於三子者然一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能易夷吾之德則夷吾所不能

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桓公曰善

孔子曰管仲遇盜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避也可人也

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人犯法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

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亦記失禮所由也善桓公

此仕大夫更集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兩禮不反服

夫之諸侯同兩禮不反服

佚之狐鄭大夫晉文公舉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伯國危矣若

使獨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亦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

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

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

秦師乃還

曰季晉大夫使過冀見冀缺釋其妻饁之曰季晉臣也冀晉邑釋也野饋曰饁

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于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

以治民居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謹也仁之

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對曰彘之罪也殛鯀其舉

也與禹禹鯀子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

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也祇敬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体居

取節焉可也葑菲之菜山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弃其善言可取其善節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百里奚秦大夫初仕虞虞走宛秦繆公以五羖羊皮犢之授之

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

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鮓人鮓一作鮓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居

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顏好牛臣以養牛

干之及顏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居蹇叔止臣臣

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屆再用其言得脫不一用及

虞君事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所叔以為上大

夫

虞丘相楚為相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

以自代

趙文子趙武也為晉大夫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管庫

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晉平公迥九原而嘆曰嗟

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

對曰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

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

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

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為賢也平公善夫趙武賢臣也

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德其人也司

馬侯為晉大夫悼公與之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

樂夫德義之樂則未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曰在君側

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

春秋乃召叔向使傳大子彪

祁奚為晉大夫請老老姑致仕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

解狐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

以伐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莘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

之各伐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其立子不

為此舉其偏不為黨諂媚屬也偏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平正無私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立位故祁午得位伯莘得官

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能舉善也夫為善故能舉其類詩

云惟其有之是以事之祁奚有焉言為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

趙盾為晉大夫趙盾宣言韓弒子於靈公弒子韓以為司馬河

曲之後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子行弒子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

必不沒矣其王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  
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以義比也舉以其私也黨  
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俱不能也舉而不  
能黨孰大焉勉之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  
子可以賀我矣吾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勉於罪矣公叔文子  
為衛大夫薦其臣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僕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已並為大夫同升在  
公孔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言行如是可謚為文

晏嬰為齊相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  
之晏嬰薦田穰苴雖田氏庶孽司馬穰苴者毋完之苗裔也然其人文能附  
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  
軍嬰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

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  
嬰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  
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  
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  
薦以為大夫

魏冉為秦相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  
十四萬虞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

公仲連為趙烈侯相國烈侯好音謂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  
貴之乎公仲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  
三人吾賜之田八萬畝公仲連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伐來問  
歌者田公仲連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連終不與乃稱

疾不朝蕃吾君蕃音盤常山有蕃吾縣自伐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

知所持今公仲趙于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蕃吾君

曰牛畜苟所徐曰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

公如何公仲曰方使其擇善者牛畜大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

烈侯道然明白苟欣待以選諫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

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烈侯使二謂相國曰歌

者之田且止官守畜為畜為師所為中尉徐為內史賜桓國衣

二襲單復具襲趙勝封平原君趙奮者趙之田部吏也平原君以

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原民富而府庫實

田忌為齊大夫孫臏至齊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王威王問

兵法遂以為師大破梁軍

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急也言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歆

戰乃許鄭成

子展鄭大夫也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

也楚弱於晉不吾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

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為患諸侯必至

吾從之明楚師至吾又從之楚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

吾乃固與大夫說之則晉怒甚矣使強場之司惡宋使守強場之吏侵犯

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

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

師乃免矣言如此能免於晉之楚唯子展歸宋歆以致諸侯伐鄭齊大子光

宋向戌先至於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彘至於西郊東侵舊許

月廿七



許之舊國 衛孫林父侵其北鄙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

往縣 右還次于瑣此行而西為右還榮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 圍鄭觀兵于南門觀也

西濟隧濟隧水名 鄭人懼乃行成

荀偃晉大夫中行猷子也衛侯出奔衛人立公剽孫晉侯問衛

故於中行猷子問衛逐君當討否 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侯謂剽已立

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曰言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扼

安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湯左

相 君其定衛以代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 冬會于齊謀定衛也定立剽剽

樂王鮒晉大夫桓子也晉樂盈師曲沃之甲因魏猷子以書入

絳猷子魏書絳晉國都 初樂盈佐魏莊于下軍莊子魏絳猷子之父 猷子私為因之

私相 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成八年莊姬諍 韓趙方陸韓趙親愛

武故 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十四年晉伐秦來屢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 而固

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 知悼子少而聽於行氏悼子知瑩之子荀盈也必

年十七知是中行程鄭壁於公 唯魏氏及七與大夫與鄭亦荀氏同祖故相聽從

之七與官名 樂王鮒待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

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

在內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報民柄賞罰為民柄 將何懼焉樂氏所

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

夫人有 王鮒使宣子墨讓冒絰晉自散戰還遂常墨王 二婦人輦以如公

杞喪 恐樂氏有內應矩之 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臺官備守者

叔孫豹魯大夫穆叔也襄公在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隧望

有遣使贈隧之禮 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隧則布幣也先使除殯巫祛

今楚欲依遣之以

與朝之凶而行隨 乃使巫以桃茱先伏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禮而希弊無異

厨人漢宋厨邑大夫也葦登以吳師救華氏登二年齊鳥枝鳴

成宋鳥枝鳴厨人漢曰軍志有之先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

襄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

從之齊氏宋師敗吳師于鳴口舊其二師公子若雉偃州員冀

芮晉大夫也晉猷公二十三年遂發賈葦等伐屈賈葦晉右屈

潰夷吾將奔翟莫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

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強吾君百歲後可以求

入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蓋桑翟晉

兵解而去晉既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使公子絳弔公子重耳重

耳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絳退弔公子夷吾于弊如弔

貂勃為齊大夫常惡安平君單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

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王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距之狗

吠堯非貴距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

徐子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吠由將攫公孫子之

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得攫其腓而噬

之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

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 將万人

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

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

李克為魏大夫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家貧則思良妻

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璜程璜也二子何如李克對

成文侯弟

曰臣聞之卑不謀尊踈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  
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君是其所親當視其所  
與遠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  
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  
則璜之家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之為李克曰魏  
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  
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  
欲伐中山臣進樂羊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  
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曰克於子之君者  
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  
君不察故也君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遠視其所窮視其所  
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  
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  
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  
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  
璜逡巡再拜曰璜比人也失對願卒為子弟

鄭安平魏人范雎既為魏齊宮擊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安  
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  
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  
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天下事其  
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求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  
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

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睢下車走也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辨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即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後秦王拜睢為相

賢德

夫家陪攸設命曰諸侯之臣德澤用彰乃為巨室之慕本自列國政出多門武力相征謀臣竝驚遠從政之道處交兵之間而能滅私徇公克已致讓謙挹周慎教戒垂裕改過不吝容衆在寬正以御家忠以事上信義兼著身白自守飭行以潔矩矱已以推美無遺時哲得是民好謹厚而知節廉約而善性至於進退語默咸適其宜昭厥声猷為人景仰斯乃得士君子之道矣

史駢為晉上君佐初賈季奔秋趙宣子使史駢送其孥孥妻子也宣子

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

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

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

乃不可乎言蒙宣已介人之寵非勇也介音損怨答仇非知也

殺為家欲以除怨宣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  
子將復怨已足吞仇

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師之送致諸境

子良鄭公子也鄭靈公遇殺鄭人將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

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襄公將去

穆氏遂郕兄弟而舍子良讓已子良不可曰穆氏宜有則故怨也若

將亡之則亦皆亡去齊何為何為獨番乃舍皆為大夫

郟克郟子也為晉大夫將中軍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郟克子

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郟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

不款韓氏獨受謗

士燮范文子也為晉大夫佐上軍靡笄之役郟克子師勝而反范文

子後入武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郟子之師

也其事滅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為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

知勉矣

公子黑肱為鄭大夫有疾歸邑于公黑肱為張召室老宗人立段

室黑佐子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肘祭以一羊主年盛祭

以羊豕殷盛也足以恭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

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是月子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尔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

有馬詩大雅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

華元為宋大夫宋城華元為植巡坊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睥其曰瞽  
其腹弃甲而腹睥出瞽大腹弃於士師于思于思弃甲復求于師多使其  
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殷猶役人曰從其

有皮丹漆君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眾

子罕為宋司城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魯襄公十年鄭人

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敗子宋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

百六與師茂師慧樂師也茂慧其名公子黑為質為公孫黑司城子罕

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身司臣而逸之賢而託諸季武子武

子寘諸下子罕以司鄭人醢之三人也尉翩司齊師慧過宋

朝將松馬便私小其相曰朝也相師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

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

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為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而輕國相

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

荆人士尹竹尹一居池使於宋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

不直西家之潦經於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子罕曰南家工

人也為輓者也吾將徒之其父曰吾特為輓以食三世矣今徒

是宋邦之求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

也為是故吾不徒也西家高吾官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為是故

吾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遠與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

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為天

下咲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

于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范武子謂晉大夫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為會於宋楚子木問

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

若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

于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尚上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

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子產為鄭大夫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曰唯君用鮮鮮野獸

眾給而已眾臣祭以子張怒子張退而徵役召丘歆子產奔晉

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三年而

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

叔孫豹為魯大夫季武子伐莒莒人告於鄆之會楚告於晉請

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樂王鮒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

請叔孫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

之也何謂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既處有自來矣吾又

誰怨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

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身也謂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三者忠言有是四者

又何戮乎并義而四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

畏威而敬命矣謂不敢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

處不辟汙汙勞事出不迓難不為免其何患之所生活而不治難而

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能其能其誰能之安請則眾

貨能付從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請免能者子會而赦有罪

不伐魯又賞其貨赦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

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恤大赦小足以為盟主子其圖

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陳桓子為齊大夫壘施高疆未奔於魯陳鮑分其室宴子謂桓

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

利不可強強不可取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蘊畜也孽姑

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桓子名

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亟羣公子松具幄幕器用泛者之衣履松其不

而文棘焉棘子山故邑齊國西子同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

如之而與之夫子子周本無邑故更子之齊反子城子公公孫

棲子旗所逐八年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无無祿者松公之

邑桓子以已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桓子莒之旁邑

辭讓不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母傳

叔孫婁魯大夫也為晉人所執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

屋葺補治也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

廷來季子吳公子也楚子期伐陳季子救之謂子期曰二君

不務德二君吳楚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

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

司馬牛乃宋大夫桓魋之弟也桓魋之寵害於公特寵公使夫

人驟請享為而將考之夫人景公母也數未及魋先謀公請以

鞍易薄鞍向魋邑薄公邑欲因乃邑鞍七邑而請享公為偽喜

賜以日中為期家備盡牲甲兵公之知魋奔謂司馬牛邑與

珪焉而遠齊桓魋弟也珪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

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王而奔齊陳城子使為次卿司馬牛

又致其邑焉而遠吳示不與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城

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之丘輿阮氏魯人也秦山

錄其卒葬所在

恐恐賢者夫所



沈諸梁字子高為楚葉公自公勝作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

圍公陽完宮負王昭王子也以如昭夫人之公公楚大夫昭夫葉人王母越女

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

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穀子日日以幾莫君君見君

面是得艾也艾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

國旗表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言葉公遇得民心

歲尹固師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公并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

二子子西子期也相率之敗二子公多奔得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

以攻白功縊死沈諸梁廉一事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寧為令尹西子

子子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

趙文子為晉大夫其中退然如不勝衣中身也退柔也和貌鄉村

或危安其言訥訥然如不諸其口訥訥舒貌所奉於晉國管庫之士

七十有餘家管庫之事府吏之下官長所置也生不交利廉也死

不屬其子焉索也

晏嬰為齊大夫事齊靈公莊公景公其在朝君及之即危言語

不及之即行危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

諸侯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三十七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三十八

陪臣部

為政 知禮

為政

自周室東遷諸侯立政咸保世以傳作必得士而乃昌焉故其  
霸者之祚乘時而出為國以盡慮居位而不懈斟酌政典講求  
治道制禮法之俗定兵賦之度脩職秩之序搜遺滯之雋明刑  
賞之訓申敬備之畧謹賓賁之儀翦寇敷之戾恤鰥窮之戚振  
威讓之令繇是綱目咸舉而執物以甄國以富強民斯嘉靖觀  
其總庶積之惡治千乘之邦財成物宜導揚官業彛倫克叙而  
不紊成憲遵行而可久非夫包兼濟之術極微幾之慮者疇克

以奮庸而垂俗哉

孔子為魯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月鬻羔豚者弗飾賈

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司有

常共其職客皆子之以歸初魯有沈猶氏且飲羊飽之以欺市

人公慎氏淫而有妻慎氏奮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

孔子將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沈氏出其妻慎潰氏

踰境而徒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

墮郈之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子服景

伯魯大夫子服何也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火公

宮桓僖災桓公僖救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南宮敬叔至命周

人出御書俟於宮敬仲孔子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與曰宅

女而在死也宅具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宰人冢以待命命

不共有常刑待求校人乘馬中馬車脂轄校人掌馬車中掌車

器之百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火災恐有濟濡帷幕爵

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蒙葺公屋以濡物冒自太廟始外內

以悛悛次也先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

伯至命效人駕乘車乘車季桓子至御公于象魏之外魏魏命

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

謂其書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宮辨者猶拾潘

也槐富父終生之後潘汴也於是乎去表之表表火道風所

道還公宮開除道周匝公趙盾晉大夫宣子也初晉使狐射姑將中軍伐先趙盾佐之趙

襄也趙襄也有陽處父至自温温往來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

射姑佐之河東陽字成季之屬也處父常為趙故黨於趙氏且

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

事典典常也正法罪輕重當辟獄刑理也董逋逃董督也由質由用也

要券也治舊滂治理本秩禮失其本績常職條廢官出淹滯拔賢能也既

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價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隨會晉

大夫范武子也會曠為周王饗之饋蒸會私於原公曰吾聞王

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曰子弗聞乎親戚宴饗則有饋

蒸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脩執秩

以為晉法會將中運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

職田吾聞之稱善人稱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

兢兢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

諛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魏縫晉大夫也初晉會諸侯伐鄭諸侯皆不欲戰乃許成楚子

伐鄭楚莊王夫人卒共三母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謀所以息民

魏縫請施舍施思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貨輸盡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

出之國之無滯積散在也亦無困人之不價之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貧

民行禮讓祈以弊更不用牲賓不特牲務崇者器用不作因仍車服從

給足給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與爭三駕三典師謂

十二年師於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趙武晉大夫也伐范匄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重禮

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止也齊楚慶新得

也

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遠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

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初齊人城邾之歲其憂齊鳥餘以廩丘

奔晉鳥餘齊大夫廩丘今廩永縣所遂襲魯

高魚高魚城在廩有兵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兩故水介于其庫入高魚

其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宇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旬諸侯

弗能治也及武為政乃卒治之武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

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鳥餘之邑比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討類

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

叔向為晉太傅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千來仕其車五

乘叔向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之曰大國之鄉一

旅之田公之孤四命五百人為旅為田五十頃上大夫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命百

也百頃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

之何其均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公庸以

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夫絳之富商常藩木楗以過於朝常藩蔽

前後木楗才櫨唯其功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

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且秦楚足也若之何其回於

富也乃杓其祿

樂喜宋大夫初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典樂喜子罕也為政

成為備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大

難徹就陳畚揭具綆缶畚具籠揭土綆備水器盆鬲量輕重計

力所蓄水潦積土塗巡文臣繕守備巡行也文度也繕治也

衣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趣標表之使莘臣具正徒莘臣莘元子為司徒正徒

徒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隧正宮也王為隧納中郊野保使華閱

討右官官它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向戌討左亦如之

自戌左師使樂造它刑器亦如之樂造司寇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

正出車備甲兵它武守皇鄭皇父克后之後校正王使西銅吾

它府守銅吾大邑也令司空巷伯傲宮司空奄臣巷伯寺二師

令四鄉正傲享二師左右師也鄉祝宗用馬千四庸祀盤庚於

西門之外祝大祝宗宗人墻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榱火盤庚

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子皮鄭大夫也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位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

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事故以父命六解四斗曰鍾

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之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

之曰隣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為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

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得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

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

得長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得樂氏加焉其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

國僑家子產為大夫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章服尊卑各有分部

下有上服公卿大夫田有封陘封疆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

相保夫人之中儉者謂鄉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者斃臨之

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取我

田疇而伍之敦殺子產吾其與之疇並為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

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一曰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

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於君以子產為相為相

羊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僅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  
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只籍約期不令  
而治鄭二十六年丁壯號哭老人見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  
安歸又曰子產相鄭內無國中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子產之後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

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之四國之危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

姓班位貴賤而否又能為善辭令裨臣為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

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故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

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

子使斷之事乃成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

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子產作丘賦丘十

當出馬一疋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國人謗之謗毀曰其父死

於路謂子國為巴為蠆尾謂子產重賦以令於國國將君之何

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也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且吾

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度逞不可改度詩曰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也子產自以為權治齊國於禮義無愆吾不遷也遷移

鄭定公六年五月鄭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

辭不使前也使司寇出新客新未禁舊客勿出於公為其知國去使子

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

使公孫登徙大國龜登開使祝使徙主祐於國廟告於先君

主石巫國廟屬王廟也有大災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儆備商

城宮儆司宮商成宮鄭大夫司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

公宮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作行火所炊也城下之人五列

登城為部五登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火之

城備姦也

戒保所徵 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為祭外為國北者就大陰穰火穰火於玄冥

回祿玄冥水神祈於四鄙鄙城也城陰積上陰氣聚故書其室

而寬其徵與之材征賦也三日哭國不市示憂戚使行人告於諸

侯七月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為治祆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

振棄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治兵於廟城內子大叔之廟在道

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也過其三日處小不得使除徒陳於

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問而女也毀子產

朝朝君過而怒之怒不除者南敗子產及衝使者止之曰毀於北

方言子產仁不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禪子大叔曰晉無乃討

乎辭晉公孫而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乎

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

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先

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治也疾數月

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盜多取人於崔符之澤崔符澤名

於內大叔毀之曰吾早從夫子不乃此與徒兵以攻崔符之盜

盡之殺盜少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猛也

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時詩曰

民亦勞之汙可小康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汙其也康綏

皆安也周厲王暴雪民勞於苛政毋從詭隨詭人隨人無以謹

無良謹勅也式遏寇雫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過止也恠憎

明法者以亦當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安也邇近

近者各以能又曰不競不絀不柔詩殷訟言易政得中布



政優優百祿是遵優優和也和之主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疆兵與

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

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仲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下令

如流水原令順民心而論卑而易行俗之歆因而予之俗之所

否因而去之則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順

權衡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疆於諸侯

為掩為楚司馬為子馮子木使它賦治數甲兵閱數為掩書上

田書士地度山林材以共國用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

田獵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表溥鹵溥鹵壅之地數

疆僚疆有流僚者界規偃猪偃猪下隰之地規町原防廣平防

地不得方曰原政如牧隰臯為隰臯窰底下隰井衍沃衍沃之地

井田別為小頃町制以為井田六平美尺為步步量賦量九土之所而賦軍

籍馬齒疏其毛色歲賦車兵車兵徒兵卒甲楯之數使器楯既

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

孫叔敖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綏禁止吏無

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衆多水時各得其

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

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

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

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而令來年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

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

民俗好庫車王以為庫不便為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  
不如所好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相乘車者皆  
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  
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之而法莊王十五年  
叔敖城沂沂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無慮計功以授司徒司徒掌役  
量功命曰命作日數分財用財用築作具平版幹幹真也稱菴築量輕重菴盛士器  
程士物程為作限議遠邇均勞愛略基趾趾城足也具餼糧餼乾食也度有司  
謀監主事三旬而成十日不愆為業言叔敖之能使民  
吳起相楚悼明王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舞養  
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北越北并  
陳蔡却三晉西伐秦

申不害於韓昭侯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  
國治兵強無侵韓者

衛鞅為韓左庶長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

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書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

二男以上不分異者陪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為私

閹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自多者復者身

是末利及急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

藉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自名田宅臣妾衣服不以家次有

功者顯容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

乃立三尺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

色民怪之莫敢從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

十金以明不欺率下令行於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天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天子天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傳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賊盜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人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鞅為大良造居三年作為築冀閨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音勇今權衡丈尺之四年公子虔復紀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疆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異賀

知禮

禮者國之幹也身之文也於人之若翹彙在治之田粉澤降自中古下逮列國成商因之制增周監之文故有家陪之臣禮義是習辨尊卑之序達升降之節別盟會之詳贈勞之規或辭響於王朝徹加於鄰國避湛露之賦歸宰旅之司致三肅以惟恭薦六儀而靡或宜乎寵以文路賜之州田享昌阜之祥加好貨之教傳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其斯之謂歟

韓厥為晉大夫晉卻克與齊侯戰於鞍魯成公三年齊師敗績韓厥

從齊侯及之執繫馬前繫馬紂也執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

進進觴璧亦曰寡君使群臣衛魯為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

不但為二國救請不不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屬且懼奔

辟而添兩君臣辱戎士若奔壁則為辱晉君奔於齊侯羞故言

敢言不敏攝宮承乏言以已不敏攝齊侯以逢丑父故獲免

丑父齊臣與八易其後晉侯享齊侯魯成公齊侯視韓厥曰

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改矣戎朝異服言也韓厥登舉爵曰臣之

不敢受君死為兩君之在堂也卻至為晉大夫隰之戰魯成公

卻至黷常之跗注三逐王卒一倉公一染曰黷鄭司農稅以為

今降草也急疾呼弟免成見王必下奔卜下車退

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工尹楚官襄曰方事之殷也事戎事

有黷常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屬道傷卻至

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免脫也悅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靈

間冑甲冑冑被也被分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

之禮軍事肅拜肅拜君子曰勇以知禮禮軍韓宣子為晉大夫

聘於周魯襄公二王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於宰

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稱國士時事四時

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襄請

不失趙文子為晉大夫楚屈建卒魯襄公二趙文子喪之如同

盟禮也宋盟有衰甲之隙不

公孫段為鄭大夫鄭伯如晉魯昭公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

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

余聞而弗亡賜女州田州縣今屬以昨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

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伯石段字一

為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其是之謂乎

女叔齊為晉大夫魯昭公如晉五年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

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京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

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

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令政令在家不能

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霄小國利人之難不

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

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以亟言以習儀

為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於叔齊於是知禮

趙孟為晉大夫越圍吳魯公二十年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衰子無恤時有父簡之喪

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衰子家臣

趙孟曰黃池之役克主與吳王有質先主簡子曰好惡同之今

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衰子自謂非晉之所能及

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是吾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

請嘗之嘗試之也乃往先造乎越君曰吳犯問上國多矣聞君親討

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

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展陳也黃池之役

君之先陳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

勞非晉國之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

不能是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簞小筭也使問趙孟

問遺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皇武子為鄭卿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魯僖公二十四年鄭伯將享之

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睹焉有事祭宗廟也睹祭肉尊之故賜以祭昨有喪拜焉宋吊周喪王特拜謝之豐厚可也鄭伯從之宋公有加禮也

子產為鄭大夫鄭簡公卒魯昭公十二年將為葬除除葬道及游氏廟游氏

子大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毀廟具白子

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兵教毀廟者之辭既如

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塋葬也不在先鄭公舊墓故道有臨時

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則朝璜璜下弗毀則中日而璜子大

叔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

吾豈憚日中無損於民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

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是歲晉侯享諸

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晉人許之禮也

善晉不奪孝子之情季孫宿為魯大夫如晉魯昭公六年拜豎田也謝前年受年夷邑不見討晉侯享

之有加邊豆之數多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焉

免於討不敢求脫既賜也得脫不過三獻尚禮大今豆有加下臣

弗堪無乃戾也俱以不宣子寡居以為驩也以致驩對曰寡居

猶未敢未敢當此加也况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脫固請徹加向後卒

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宴好之貨

叔孫武叔為魯大夫從哀公會吳子代齊魯哀公十一年將戰吳子叔

叔孫叔孫仇曰事何也問何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王賜之甲魚

鉞曰奉尔君事敬無廢命叔孫莫能對賜進士賜子貢孔曰州

子

仇奉甲從君而拜之拜受縣子為魯大夫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

欲勿哭君勿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各大夫陳常之孫名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

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欲哭之以其不外交今之大夫交政

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言時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且臣聞之

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勸之以權激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

曰請哭諸異姓之廟當哭不於是與哭諸縣氏審武子為魯大夫

聘於魯魯文公四年公與之宴為賦甚露及彤弓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

為賦湛露形公詩小雅不辭又不吞賦使行人私焉私問對曰臣以為隸

業及之也服習也魯人失所賦審武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

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周命也湛露日湛

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

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竟明也謂諸侯

賜之弓矢又為歡形弓令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君辱貺其敢

以明報功宴樂千大禮以自取戾也戾罪合在師為宋大夫楚子合諸侯于申魯昭公

使問禮於左師與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三十九

陪臣部

九

忠義

夫珪璋之德投烈火而辨松栢之姿涉歲寒而顯忠臣之志因  
危難而覩義士之操偶顛沛而彰當夫周道衰微諸侯立政既  
有內患且多外虞苟或失人何以為國乃有參家陪之列當阨  
難之會秉大節効明誠不以利回不以威奪鉄臨鉞而靡惧隳  
肝腦而無悔或身殉於社稷或功濟於邦家其成敗有殊而蹈  
死無易故可書之竹帛賁其對樹聳觀於千載伸勸於多士焉  
徒人費齊人也齊襄公以魯桓十八年殺公子彭生魯莊公八  
年齊連稱管至父謀作亂冬齊侯游于姑楚遂田于具立

姑楚  
具立



皆齊地田獵也樂安博見犬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生見犬豕而從者見

昌縣南有地名其立妖鬼彭生皆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隊于車傷足

喪履於徒人費珠責也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

費曰我奚御哉祖而視之皆信之費請先入詐欲助賊扶公而出聞

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於堦下石之紛奔遂小臣亦聞死一日殺而陽于牀

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

仇牧宋大夫也魯莊公十二年宋長万搏閔公絕其脰牧聞難

而至于萬於門手劔而比之萬臂楸仇牧而疑之宦著乎門闔

鬻拳楚大閹也魯莊公十九年春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於

津禦巴人為巴人所敗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還鬻拳弗納遂伐黃黃嬴姓國今弋陽縣敗

黃師於蹠陵蹠陵黃地還及湫有疾南郡都縣東南有袂成夏六月卒鬻拳葬

諸夕室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經皇家前聞生守故死不失職初鬻拳疆

諫楚子非從臨之以兵惧而從之鬻拳曰吾惧君以兵罪莫大

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閹謂之大伯若今城門校尉官使其後掌使其

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猶不忘納

君於善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楚能尽其忠愛以與

季友魯公子也魯莊公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

材蓋欲造其同母兄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季友莊公母弟故于立般公曰鄉

者牙乎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千鍼巫氏成季二友也鍼巫氏

魯大使鍼季醜之醜鳥名其羽有毒以晝酒飲之則死曰鈇此則有後於魯國不

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達泉魯地不以罪誅故其立後其祿

八月癸亥公薨於踞寢子般即位

闔穀於菟為令尹申公闔班殺子元申楚令尹自毀其家以紓國之難

引寅一作演衛懿公之臣也受命而使未反魯閔公二年翟人攻

衛於是懿公欲與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

富者公人也不若亦使鶴與公人戰余安能戰右傳曰翟伐衛懿公好鶴二有

秉軒者將戰國人甲者皆使鶴鶴遂潰而皆去翟人至追懿公

於楚殺之尺食其肉獨舍其肝引寅至報使於肝辭卑呼天而

號尺哀而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剗出腹寔內懿公

之肝乃使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

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如引寅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殉其君非徒殉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

立祭祀不絕可謂大功矣

荀息晉大夫也魯禧公九年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

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丕鄭晉大夫三公初獻公使荀息傳

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貌諸孤言其初賦與辱仕大夫其若之

何歎屈辱荀息稽首而對曰臣竭之以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

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可謂忠貞對曰公家之

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槐

無一恨所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二公子秦

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

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荀息也復雖無

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

乎言不能上里克使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次喪寢荀息將

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  
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子詩所謂白珪之玷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叔擔鄭大夫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其脅欲觀  
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簿而觀之謀侯微散薄迫也公子過鄭鄭

文公亦不禮焉叔擔諫不聽請殺之弗聽公子反國是為文公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人以名室行成公不許曰與我瞻而師

還瞻叔瞻伯也瞻謂往鄭伯不許瞻固請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  
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瞻與晉人將烹之瞻曰臣欲尽辞

而死公聽而辞瞻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礼違命淫做放曹國不礼於君  
王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若使復國而得志於諸侯禍不赦矣

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明胃公子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

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儋同命乃不殺厚  
為之礼而歸之鄭人以儋伯為將軍

侯孺曹伯之豎豎掌通內外者魯僖公二十八年晉執曹伯晉侯有疾

晉侯文公也侯孺偵筮史史晉使曰以曹為解以滅曹為解故齊桓公為會

而封異姓封那今為為衛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振叔

始封君一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礼也與

衛堦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堦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禮復故

以行義信以守礼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

伯

甯俞衛大夫也初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越莊子為坐士

榮為大士

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且與其君對坐故使越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賁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互伯互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先卒之義

衛侯不勝

三子

殺士榮則越莊子謂甯俞思而免之執衛侯歸

之于京師寘諸深室

深室別為囚室

甯子戕納索饋焉

甯愈以君在出溢故親以衣食

為已戕索衣之索饋糜也言其忠所至慮者深也

魯僖公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醜衛

衍

名侯寔怨衛侯所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困治疾加醜毒

俞貨醫使薄其醜衛侯不死

俞使衛侯

衣食故得知之

弦高鄭商人也魯僖公三十三年春秦使孟明西乞自乞侵鄭

及滑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常先牛十二犒師

商行賈也乘四常先常乃

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

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

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

積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

行

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

若敖克黃

令尹子文之孫

為楚成尹魯宣公四年楚子卒越將攻王戰

子臯許遂滅若敖氏克黃使於齊桓及宋聞亂其人曰故可以

入矣成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

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子曰文無後何以勸善

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易其名也

解揚晉大夫魯宣公十五年楚國宋宋人告急於晉又使解拱

如宋使無降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又子厚賂

之使反其言

反言晉不改

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乎宋人而告

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尔既許不殺而反之

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尔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

義臣能承命為信又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言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路臣不

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賈席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考成也君又何求

楚子舍之以歸逢丑父為齊頃公車右魯成公二年六月齊侯與晉師戰於鞍齊師敗績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位將及莘泉維

於木而止驂馬維也韓厥執繫馬前韓厥晉中軍司馬繫馬糾也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命與師

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惧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刃父使公下如莘泉取飲鄭周

父御佐車宛棧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韓厥獻刃欲獻子將戮

之乎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欲子曰人

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

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

子叔聲伯魯大夫也成公十六年秋公會諸侯於沙隨初宣伯

叔孫僑如通於穆羗穆羗成公母欲去季孫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將行穆羗

送出而使逐二子以晉難告會晉伐鄭曰請反而聽命羗怒公子偃

公孫祖鉏過二公子庶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子也言欲屏公更立君公

待於壞潰申公徹備申勃宮備設守而後行七月會尹武公及諸侯

代鄭將行羗又命公入初復欲使公逐季襄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

次於鄭西我次于督揚督揚鄭東北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送于晉

師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於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頃

是遂作亂豹因奔齊

以逆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而後食言其忠也

宣伯使告卻犢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

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

從晉矣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季文子也我斃

也也而事晉蔑有二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必歸

叛矣九月晉侯執季文子於莒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鄆廩丘縣東有鄆

城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犢曰苟去仲孫蔑而上季孫行

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晉公甚於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

聞其淫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

惠徵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

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通讎仇讎仇齊楚亡而為讎治之

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卻犢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

隸賤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田也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

清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之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

二君矣二君宣城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諛慝而棄忠

信若諸侯何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卻謀國家不貳請四日不食以

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情是棄善人也子

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韓厥晉大夫韓馥子也魯成公十七年晉厲公既殺三卻欒武

子中行馘子圍公於匡麗氏乃召馘子辭曰殺君以求威非吾

所能為也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

也昔者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

也昔者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

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嬖欲伐之蔡書曰不可及身果而辭順又無不行果無不犯徹順不祥伐果不克乃止

子駟鄭大夫也魯襄公二年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辭楚後

以負僖喻公曰楚君以鄭故親咸矢於其目謂鄢陵戰晉躬楚王目非異人仕

寡人也言楚子任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已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言盟誓之

言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踰卒於是子罕當國攝

事子駟為政為政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非禮諸大夫欲從

晉子駟官命未改成公未喪嗣君未克喪故官未改不款違先君意

公子貞字子囊楚令尹也魯襄公十四年子囊還自伐吳卒將

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都郢未有城郭公子囊公子儀因城等為亂事未得訖子囊而未暇故違言

見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謚君為共將死不忘衛社稷

可不謂忠乎一云荆人每吳人將戰荆師衆吳師寡荆將軍子囊曰我每吳人戰必敗若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

忠臣不思也不復於王而適於主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適也以其為利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適者無罪

則後世之為主將者皆依不利之名而赦臣適若是則荆國中為天下統伏遂而死王曰成請將軍義乃為之義祠官三寸加

奔通其上

賈獲陳大夫魯襄公二十五年鄭伐陳陳侯扶其大子嬖師奔

墓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曰舍而母辭曰不祥猶急

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祝佗父齊大夫魯襄公二十五年五月崔杼殺莊公佗父祭於

高唐高唐有別別廟至後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祭服

申蒯齊侍漁者侍漁監漁取之官崔杼之亂蒯退謂其宰曰爾以幣免

帑宰之也 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反死君之義 與之偕死

申蒯漁於海將入死之其衛止之曰君無道聞於天下不可死也申蒯曰安得食亂君之祿而死治君之事乎及門門者止之申蒯曰吾與汝臂乃斷左臂以與門以示崔杼者杼陳八列令其入申蒯拔劍乎天聞殺七列未及崔子二列而死

陳不占齊人也崔氏之亂不占聞君之難將赴之比去倉則失

匕上車失式御者曰佞如是去之益乎不占曰死君之義公也

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聞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

可謂仁者之勇矣

申鮮虞齊桓公近臣也崔氏之亂鮮虞奔魯僕於野以喪莊公

袁克陳侯嬖人之貴者魯昭公八年四月陳侯弱卒九月楚公

子棄疾師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悍大子嬖師之子惠公 十一月王午滅陳壬午

十月十八日 克殺馬毀王以葬飲以非禮厚葬哀公 楚人將殺之請寘之十一月誤

置馬 既又請私私盡君臣恩 私於幄加經於頹而逃幄帳也逃不欲為臣

夙沙釐鼓子之臣也魯昭公十五年晉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

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察勿從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

之辟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迂臣

何賴於鼓穆召子之曰鼓有君矣尔止事吾定而祿爵對曰臣

委之於翟之鼓夫妾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

心季賈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

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

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何陰使夙

沙釐相之

申亥楚芋尹無宇之子也魯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聞群公子之



死也公夏將欲入鄆夏漢別名順沅為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

謂斷王族執人於章莘宮王弗誅惠執犬焉君子可忍不可棄吾其從王

乃求王遇棘闈以歸棘里名闈門也

厨人僕宋人也魯昭公二十一年宋莘氏之乱莘登以吳師拔

華氏齊烏枝鳴戌宋莘登敗宋師宋公欲出出奔厨人僕曰吾小

人可藉死可惜使死難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謂君待復戰國勝負乃徇日揚

徽者公徒也微識也衆從之公自門揚見之見國人皆揚微唯湯正東門名揚門下

而述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孤之罪也厨人僕以蒙

裏首而荷以走曰得莘登矣遂敗莘氏於薪里薪里莘氏所取也

諸梁楚葉公也楚令尹子西將召白公葉公止之不從及曰公

之乱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恐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

之能平均以復先生之德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

將入殺之子師方城之外以入殺曰公而定王室葬二子族王

孫由子楚大夫魯定公四年吾伐楚人郢楚昭王濟江入於夢

中入云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王寢盜攻之以戈繫王由以背受之中肩王

奔鄭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罔絕

子西楚令尹也吳周楚楚昭王奔隨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與

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潰散故為脾洩楚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聞王所

在而後從王王使由於城麋於麋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

西曰不能如言自知不能當辭無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

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

由在袒而視之皆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鄭公

辛楚鬪辛也吳伐楚楚敗鄖公辛之弟懷將殺昭王曰平生殺  
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莘蔓成然之子也昭十年辛曰君討臣

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使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

吐不悔矜寡不畏疆禦唯仁者能言不避強陵弱遠強陵弱非勇也乘

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考也殺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智也必

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

子期楚昭王兄公子結也昭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

子孫在漢州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

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獎成也君之惠

也漢陽之田君實之楚子在中宮之北隨公也吳人在其南期似

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小與之不吉乃辭

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迹於楚楚實存之四有盟誓王于今未

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一人楚王若鳩楚竟

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鳩安巢也

申包胥楚人也吳敗楚兵于相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在隨申包

胥不受命而赴於楚乞師曰吳為無道行封豕長蛇以蠶食天

下從上國始於楚寡君矣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

狄之求無饜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鄰於君君疆場之患也逮

吳之未定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擗楚國世以事君陳伯使

辭言曰寡人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予對曰寡人越在草

茅未獲所未下臣何敢即安依於庭壇立哭曰夜不絕聲水漿

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為賦無衣之詩言

出包胥九頓

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申包胥以秦師至楚秦大夫子滿子虎卒車五百東子滿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會之大敗吳師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賈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

芟冒 蘇楚人也吳入郢芟冒教蘇羸糧潛行十月而薄秦朝鶴立不輔晝除霄泣七月不得告水漿不入於口秦王門而走之寇劔不相及左奉其首又濡其口於是秦救楚退吳師復楚茅夷鴻邾大夫也季康子伐邾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邾夷鴻以束帛乘常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言自曰魯若晉而遠吳馮恃其衆

馮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辟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惧

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郟郟邾也秋而背之成求

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魯賦八百乘君之

貳也二敵也魯以八百乘之賦貢于吳言其國大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為私以私

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明年吳伐魯

子問楚公子也魯哀公六年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

告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以敗于伯奉今若退還亦是

敗 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

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子問背昭王兄王辟而後

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大冥城地吳師所在子問而

後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命許立

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

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

公子不狃魯人奔吳魯哀公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

輒問可伐不輒亦故魯人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伐之必

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礼也君子違不適讎

國違奔忘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可伐本國者則可還奔

命死其唯所託也則隱魯所因記則為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

不亦其私怨惡屏其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公族故之宗國

若使子卒子必辞王將死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上問於之洩子洩不狃

對曰子雖無與立緩時若無能自立必有與斃急則人人之懼皆將國死戰諸侯將

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楚輔之是四讎也與魯而回夫魯齊晉之

唇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卒故道險

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城備

孔子魯人也哀公十四年齊陳成子殺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

於哀公曰陳嘗弑其君請討之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謂

當鄉告君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

我礼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戕往故復往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由君命告不可故復以此此辭語而止

仲由字子路下人也哀公十五年齊陳瓘如楚瓘陳常之兄子玉也過衛

仲由見之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斷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

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也享受也若善魯以待事不亦可乎

何必惡焉仲由事孔子故為魯言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第第成子也

冬及齊平子父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公孫成成宰曰

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二乎言子版魯

齊人亦魯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

宗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也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

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慶忌吳公子也魯哀公二十五年慶忌驟諫吳子

曰不敢必亡佛聽吳子弗聽出居於愛皮吳邑豫章有艾縣遂適楚聞越將伐吳

冬請歸卒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城北餘子由基者魯人也肺腑以忠牟縣叛設祿邑炊鼎曰與

我者受邑不與我者烹中牟之士皆與之田基獨後至祛衣將

入鼎曰田基不乘斧越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肺腑

肱止之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基曰吾

聞庶士不耻人如此受牟中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遂強

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申鳴者楚士也治園以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於受之相申鳴

辭不受其父曰王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捨父之孝子而為

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其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與

吾欲之相也申鳴曰諾逐人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

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呼申

鳴曰聞父仕者身居於君而祿歸於親今去父事君得無死於

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

子也往子劫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

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

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

父則死矣申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卑其能今吾已不得為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受椽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百斤金申鳴倉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始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莊善楚人也惠王有白公之難莊善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謂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以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惧矣曰惧曰既惧何不返莊善曰惧者吾私也死義無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頌頸而死君子好義乎

屈盧楚人也楚白公勝將殺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板歛而屬之於屈盧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盧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於條板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於盧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子推之曰公勝乃入其劔焉

石他人齊人也陳嘗殺簡公曰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即殺之石他人曰昔之殺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乱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必

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子淵捷齊人也陳常殺君使勇士六人劫之子淵捷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為之乎臣殺君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而倍君非仁也以我為勇乎劫我以兵惧而與乎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有此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孔伋字子思孔子孫也居於衛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而伋去君雖與守

王孫賈年十五事齊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王孫賈乃入市中曰草薶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卓蔭刺而殺之

王蠋齊書邑人

齊西南近邑獲書音

燕之初入齊聞蠋賢令軍中曰環書邑

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以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屬書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入烹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哀王

縮高秦安陵人其子為管守魏攻管不下信陵君使人安陵君曰其追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其民使者自往請使使道使者至縮高曰將使高為將夫以父功子宗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

亦非君子之所喜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  
大使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  
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  
發十萬之士以造安陵之臣安陵曰吾先君成侯受

諸襄王以守此地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殺父臣殺君  
有常不赦降臣亡子不得與焉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  
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  
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埤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  
已全已之為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 乃之使者之  
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  
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矣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樂毅為燕將去燕之趙趙王欲圖燕毅泣曰臣事昭王猶事大  
王若獲戾在於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况燕昭王後嗣乎  
李同趙邯戰傳舍吏子也秦圖邯邯急且降平原君曰趙則勝勝為慮何為不憂  
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之邯平原君曰趙則勝勝為慮何為不憂  
乎同曰邯戰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  
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  
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  
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天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  
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方其危若之時易得耳於是平原  
君從之得散死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  
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罰邯戰復存李同戰死封其



義為李侯

申公子培荆大夫也荆莊哀公獵於雲夢荆莊

哀王孝烈王之子也秋後雲夢楚澤也在

南郡華容縣

射隨兇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

隨兇惡獸名也子倍中邑宰也楚僭稱王邑宰公也殺隨兇者

凶故劫奪王受殃也

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

下陵其上謂之暴誅之誅子倍

左右

大夫進諫曰子倍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故願王

察之也

之倍之賢百倍於人必有所為也故願王察之

不出三月子倍疾而死

為伐王殺隨兇故死也

荆與晉師戰於兩棠大勝晉

兩棠地名也荆克晉負故曰大勝

歸而賞有功者申公

培之地請賞於吏曰人之有功也於君族臣之兄觸有功也

於車下

於王車下奪王隨兇所代王死臣之兄是有功也

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

之名觸死下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

千歲之壽

忠猶愛也持猶得也忠愛臣王犯奪隨之壽兇是伐君愛死王之殺使君王得千歲之壽也

臣之兄嘗讀古記曰殺

隨兇者不出三月

古記古書也此三月必死故曰不出也

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

驚懼王壽

之不長故與王爭隨兇而奪王也

故伏其罪而死

罪殃也

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古記

果有乃厚賞之

平名府名也賞之賞子培地

黃歇楚人事頃襄王頃襄王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屈之

數年楚頃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事黃

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

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

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也楚更立

太子必不事楚天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也非計願相國熟慮

之應侯以聞秦王曰今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病返而後

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

立未能有以利秦也歌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  
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得不奉宗廟矣不如  
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  
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歌乃  
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歌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  
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歌為人臣出身以殉其主太子立必用歌  
故不入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王因以遣黃歇至楚三月楚頃  
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孝烈

監本用府元龜卷之七百三十九

監本大字用府元龜卷之七百四十

陪臣陪十

規諷

自王以下皆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至於瞽史百工亦得獻  
規而納誨矧乃參家陪之列居鄉佐之任者乎春秋之世逮于  
戰國其間挺公正之操懷忠黨之節或經據古援是取譬粥  
違箴闕以貢乎讜言拂心逆耳以救乎失德非唯官守言之使  
然也至或農夫漁者樂正善宰亦能有犯無隱罄其誠心原乎  
進不圖寵動非徼福以愛君利國而為念雖蒙耻觸禍靡悞  
自非蹇匪躬之子坦坦履道之士亦惡能及是哉故猷可替否  
所以濟其美侮過從善所以成其德詩云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蓋神明之介福焉

石碻為衛大夫衛莊公夫人无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幸也有寵

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

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方之來寵祿之過也將立州吁

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將立為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

夫寵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則思

乱不能自安自重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少架小國而加兵于大國

如思侯代鄭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

敬所謂六順也臣行君去順孝逆所以連禍也君人者將禍是

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臧僖伯魯大夫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

以講大事大事禮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

也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

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乱政政乱並行所以敗也故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蒐素擇取不原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為皆於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農隙以講事也冬隨時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尤復三年而大習出入

兵治始治其事入日振旅治兵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

章車服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宗

廟祭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之飾法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草隸之事守司之守非君所及

也土臣卑卑臣與與臣肆言駑以雜畏之物公曰吾將略地焉孫

以略地摠揖廷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說張也公大設僖伯稱

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

疾不從

公孫佗陳桓公弟也鄭伯清成于陳陳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

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侯曰宋衛實難一畏難也鄭何能為遂不許

魯桓公取郕大鼎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

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

以茅飾屋着儉也清廟肅然清淨之稱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

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充冕黻珽充畫衣也冕冠黻韋鞞以

帶裳幅帶束帶也衣下曰裳幅衡紃衡維待冠者紃冠之垂者紃紃纓從下而上者紃冠上賈昭

其度也尊卑冬一有制度藻率鞞鞞藻率以常為之所藉王也王五采公侯伯二鞞厲

游纓鞞細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昭其數也尊卑火龍黼黻火也龍書龍也白與黑謂之黼昭其文也以文章五色比象昭其物

刑若斧黑與清謂之黻兩已相戾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也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在馬頸鸞在

飾動皆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

登降有數登降謂上下尊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昭百官百

官於是乎戒懼而不取易紀律令臧德立違謂立華督而冥其

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

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童也郕鼎在廟章孰盛焉武王克商遷

九鼎于維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洛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馬時但營洛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維

邑謂之王城今即河南城也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而况將昭違亂

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

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季梁隨賢臣也楚武王侵隨使遂章永成焉遂章楚大夫軍於瑕以

待之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闕伯比言於楚子曰吾

不得志於東漢也我則便然闕伯比楚大夫我張吾三軍而被吾

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惧而協以謀我故不難東之國隨為大隨

張必弃小國張自侈大也小國楚難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

也熊率且北曰季梁在河益熊率但比楚大夫闕伯以比曰為後圖少師

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後率常以少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王敗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謀

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言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之

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國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

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稱美

君今民緩而君逞欲也逞快也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記稱功德

以與鬼神公曰吾牲牲肥脂菜盛豐備何則不信牲牛羊豕牲絕色完全也脂亦肥也黍稷

曰菜在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行情依民而行是以暱王先成而後民

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膾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也碩大也謂

之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蠹也謂其備膾咸有也雖告神以

廣碩肥膾其實皆當烹比四謂謂民力適完則六奉盛以告曰

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平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

曰嘉粟肯酒嘉善也粟敬謹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

馨香無諛慝也馨香之遠聞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父義母慈兄親友弟恭子孝

其九族以致其煙祀裡潔敬也九族謂外社父外祖母從母子友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并已之同族皆

外親有服而異族也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

而鬼神之主民饑餒也君雖独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

之國度免於難隨侯惧而脩政楚敢伐

曹劌為大夫魯曾莊公如齊觀社二十三年齊因祀蒐曹劌諫曰不

可夫礼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謂

王事天子也五年之間四聘於王而一相朝相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終

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講習班次也於朝卑則習礼以會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於民社太公齊如

於正爵於次序尊卑之義也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業何以順民發土而社助時

也土發春分周語曰土乃脉收摺而丞納要也摺拾也冬祭日丞因祭祀以納五谷之

也發社者祈福為農始天子祀上帝上帝諸侯

公杜及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上帝諸侯

會之受命焉助祭受諸侯祀先王先公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鄉大夫

佐之受事焉事戰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不法胃

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不听遂如齊一云莊公如齊觀社曹

民也故令以訓上下之則制村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師長幼之序征代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迷狩大以習之非是不卒矣君卒必書書而不伐後嗣何觀御

孫慶魯曾為掌匠大夫魯曾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楨桓宮桓公

也莊公聚於卒曰哀姜哀姜將至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暱王公之

先對者謂若湯武遺後人之法今先君儉而君侈之先君今德替

矣替公曰吾屬欲美之屬適也適欲自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

今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已公弗听一云莊公之楹又桓宮楨節孫諫曰臣

有共德而君納諸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弊非礼也御孫曰男贄

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王諸侯小者獸鳥鄉執美大夫人章物也章

執之物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榛小栗告虔脩脯敬今男女同

贄是無别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田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夏父展魯宗人也宗人宗伯主男哀公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

宗婦同宗大夫之婦覲見見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言君所故

婦人也用幣與大夫同贄

展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順順於禮則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

司俱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從有司言備位夫婦贄不過棗

栗以告虔也棗取蚤起粟取敬粟虔敬也男則王帛禽鳥以章物也

公執桓圭候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滿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鴈人執鶩工商執鷄章明也明尊卑異物今婦執弊

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不可無也公弗听管仲為

齊大夫桓公會魯莊公于柯魯莊公三十年曹沫劫盟桓公桓公乃許

盡國魯之地既而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以

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拔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

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及復於魯桓公盟於甯母謀鄭故也管

仲言於齊侯曰陳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維也德禮不易無

大不懷齊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使伯大子華听

會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君

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

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

乎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專此二者姦莫大

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夫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是

其釁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辭司訓而諸侯以討鄭鄭將

覆亡之不暇豈敢不俱若搃其罪人以臨之搃將臨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

鄭有辭矣何惧以大為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

後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候位會位也

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矣替廢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卒必書

雖復齊史隱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既葦為大子而求介於

諱亦贊盛德

大國以弭其國亦必不免也介國鄭有叔詹惻叔師三叔良為政

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鄭伯使請盟於齊桓

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魯僖公九年葵丘在陳管仲

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父音南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玄云無懷氏古之王者伏弓前見莊

下有云慮義封泰山禪云云慮讀日伏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

封泰山禪云云炎帝禪神農後黃帝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

湯封泰山禪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鉅平有顓頊封泰山禪云

云帝嚳封泰山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在銀平南皆受命

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伐北山戎過孤竹伯夷國也在奩西

支音神祗之祗西伐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東其馬縣釣其

卑南伐至召陵召陵地也在汝登熊耳山以望江漢熊耳山召

陰陽縣東禹貢所云導各自能耳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兵九

合諸侯一正天下兵車之會三謂莊十三年會於北杏以平宋

鄭違新城乘車之命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于鄆

十六年同盟於幽僖五年會于首上八年盟於兆九年會于蔡

丘也一正天下謂定襄王為天子之位也一說謂陽

穀之會今諸侯云无郵谷无貯粟無以以妾為妻天下皆從故云

一正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

不可窮以辭因後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黍北里未所以

為盛鄒音臙鄒上北里背地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為籍也茅

有三脊也謂虛茅籍東海故比月之魚尔雅云東方有此曰魚

以籍地籍首才夜反西海有比翼之鳥山海經云崇吾之山有鳥狀如鳧而

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其名曰鳧尔雅雲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然後物有不召而至



者十五有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鳴

梟群翔蓬蒿藜莠皆穢惡之率梟不詳之鳥也鳴蓋今所謂魚鳴梟土梟也而欲封禪無乃不

可乎於是桓公乃止蔡之會天子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且曰

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謀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

之本也桓公惧出見客又桓公問管仲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

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

安殆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

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建長德謂恩施廣此為身也公曰

請問為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繼絕世起諸孤謂

死王事者子孫薄稅歎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

不赦有司寬而不陵不雷獨菟濁困滯背法度不亡菟獨謂穢塞不潔清者也

困滯謂疲羸為隱者也有知此者此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也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

往行而進不却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此為天下也又桓公之時宋伐杞狄伐衛

桓公不救裸躰細完細摩也自摩具青称疾若有所庸患也召管仲曰寡人有

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受今有侯病姑樂乎管仲曰諾於是令

之懸鐘磬之咳裝可以嚴之飾陳歌無竿瑟之樂曰殺數之十牛者數

旬群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刑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

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受今又有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

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援刑衛矣桓公起

行苟虛一之間管子從子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立對眾北面

對之大鐘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仲對曰此臣之所謂

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鐘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

憂今君之事言說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鐘之間而無四面

兵革之憂此臣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鐘磬之縣謂

折併歌舞之樂也併除宮中虛無人不令人桓公曰寡人已鐘磬

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將為何行管子對曰宋

伐杞狄伐刑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為臣聞之諸

侯爭於強者句于分于強若救三國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三

既失國當定于是桓公曰諾因令以車百乘卒千人矣緣陵封

祀車百乘卒千人矣夷儀封刑車五百乘卒五千人矣楚兵封

衛人又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視天管仲

曰所謂天非草莽之天也王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即安輔之

即強非之即危倍之即王又桓公曰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

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

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者古出舌出者

棄其身與弃其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又桓公出游於野見

亡國故城郭氏之虛問於野人曰是為何虛野人曰是為郭氏

之虛桓公曰郭氏者何為為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

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虛者何也野人曰善

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虛也桓公歸以語管仲管

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召野人而賞焉

公子完陳公子也為齊公正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

飲酒桓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

酒以成禮不敢淫義也淫樂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飲酒桓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

鮑叔為

天齊桓公與管仲鮑叔武甯齊飲酒桓公謂鮑叔

姑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亡其出亡而在莒

也使管仲無望其束縛而從其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飯牛於車

下也桓公避席而拜曰寡人與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國之

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溢之時必不驕矣

輪扁齊人也桓公讀書於堂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

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

馬在問作書之人在也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人之糟糠耳糟酒滓也

精已漉之精也桓公愕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誠之哉有

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誠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

則苦而不入苦急意也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意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

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能以 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

之於臣是以行年六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

實窮死獨其糟粕在耳

士為為晉大夫晉侯將伐號士為曰不可號公驕若聚得勝於

我必棄其民棄民不養之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雖與夫礼樂慈愛

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也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為

本言不可力屈號弗畜也亟將戰饑言踞不許義讓而力戰

里克為晉大夫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卑落民赤狄別種也卑落其

族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里克晉大夫家大也以乾父視君

膳者也膳厨故曰冢子君行則守其守則從從曰擗軍守曰監

國古之制也夫師師專行謀師師必專謀軍事誓言軍族宣号令也君與國政

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正卿師在制命而已國政師在制命而已命將君稟命則

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師師君失其官師師不威

焉將用之大帥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威也且臣聞率落氏將戰其

君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孔叔為鄭大

夫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寡乃勤我孔叔鄭大夫棄

德不許也詳善齊桓公於諸侯盟主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擯女

以楚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楚不復於

齊故以鄭安鄭鄭伯喜於王命而惧其不朝於齊也故逃國於不齊盟

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親當失親患必至病而

乞盟有喪多矣君必悔之弗听逃其師而歸其後諸我伐鄭孔

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兢何憚於病兢孫也既不能

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

由来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鄭殺申侯

以說於齊

宮之奇為齊大夫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

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

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

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夾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

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命俱

讓適吳仲雍之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伯王號仲號叔王季之

昭昭生穆世以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為昭穆也王貴者大伯虞仲之母弟也號仲號叔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

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子其

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子其

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桓叔桓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猷弟

公患其偏親以寵偏猶上害之况以國乎公四吾享祀豐潔神

必據我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有

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馨香又

曰民不易物惟德黍稷生王無德則不見如是則非

德不和神亦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

以薦馨香神吐之乎弗听許晉使宮之寄以其族行行去也曰

虞不臘以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便卒矣不更卒兵是年晉滅虢

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

慶鄭為晉大夫秦饑使乞糴于晉人弗與慶鄭曰皆施無親幸

災不仁貪 不祥怨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曰皮之

不存毛將傳号射惠公旧也皮以喻所寄秦城毛以以喻雜言慶

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咎患作矣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

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東不足解慶鄭曰皆

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听退曰君其悔是哉

秦伯伐晉晉惠公乘小駟鄭八也鄭所獻馬慶鄭曰古者大事

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

納之無不如志今乘其異產以從戎我事及惧而變將與人易

變異人也乱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與外疆中乾狡淚也憤動也

恤氣必周身而作隨氣旅動外進退不可用旅不能君必悔之

弗听 藏文仲為齊大夫魯僖公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

卑邾不設備而禦之也卑小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

象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又常戒懼也

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宜敬謂天命臨下奉承其命甚難

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惧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

蠱有毒而况國乎弗听公及邾師戰於外陲我師無敗績

三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也王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尪非巫也瘡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

恐雨人其故為之早是以公欲焚之文仲曰非早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檢

也勸分有無相齊也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

焚之滋甚分從之是歲也飲而不害

公子目夷宋司馬子魚也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

崇德乱之伐軍三旬而不祥崇德侯虎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復生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也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家邦詩大雅言文王

之教自近及遠寡妻嫡妻謂大批也刑法也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代人若之

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公孫固宋莊公之孫也為大司馬楚人伐宋宋公將戰曰諫曰

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行之弗可赦也已言君與天所乘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

弗听戰于泓宋司敗續

甯莊子名俞衛大夫也衛文公曰夫礼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

善德之建也此三者君之所慎也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

不礼焉棄三德矣君其國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

之大功在武苟姬未絕周室而卑守天聚者必武族武族唯晉

惟晉實昌晉裔公也實德晉仍無道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

子也若復而脩其德禎擯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礼君弗蚤圖  
衛而在討小人是惧敢不尽心公弗听

叔詹詹一作瞻鄭大夫晉文公重耳過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

曰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馬天其或者將見諸君其  
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自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

大戒孤姬之子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晴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

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孤姬趙衰賈佶三人皆卿才晉鄭同侪侪等也

其過子帝固將礼焉况天之所啟乎弗听叔詹曰若不礼焉則

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稷案也無成謂死榮秀也黍不為黍不能

蕃庶為成審滋庶豐也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殖長所生不疑唯德之基生所

謂生黍得黍鐘稷得稷若不礼重耳則當除之不尔則宜以厚如此不且是為得基公弗聽

胥臣晉大夫晉文公問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讜也而殺悔之其

能善乎陽處父晉大夫傳陽子讜文公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讜也蘧蔭不可使俯蘧蔭

直者為疾戚施不可使仰戚施座者焦幸不可復舉焦幸長三尺不能卒動侏儒不可

使授侏儒短者聵聵不可使視有眸子而無見曰聵聵無眸子曰聵嚚瘖不可使言

呆道忠信之言為聵瘖不能言者聵聵不可使聰耳不別五音之和曰聵性而聵曰聵僮昏不可使謀

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為言不使臣臣聞昔者大任振文王不娘有身變

變動也少洩于豕牢小少洩便也而得文王不病焉言易文王在母不憂

故不憂休不變在傳弗慙處師弗煩事王不怒王謂敬友二貌善兄弟

貌貌文王弟而惠慈三蔡惠愛也三蔡文王刑為大似刑法也大比

于諸弟比親也周諸弟同宗之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寡妻

弟同宗之弟

寡有之妻謂於是乎用方寸之賢良以自輔也及其即位也詢于八

虞詢謀也八謀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而咨為二號謀度於闕天而謀於南宮皆周

度皆謀也南宮括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諏訪皆謀也蔡公原原公辛尹皆周大夫

重之以周邵畢榮周周文王邵邵康公畢畢公榮榮公也億寧百神億安而和柔万民

柔故詩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恫惠順也守公大臣同痛也言文王為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鬼神無怨痛

也若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言困體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

曰胡為文益其質亦有美質加以文未乃善故生人而學不入不入不入不入于道公曰柰

夫八疾何遽降至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所不能戚施直鑄直主擊鑄

鐘濂蔭蒙瓊蒙裁也瓊聲不能依故使擊聲侏儒扶盧扶緣也盧予戰之緣之以為駟矇聵循

聲三十無於音聲則聞使尋之聾聵司火耳無聞於則視審故使主火僮昏瞶瘖僂佻官

師之所不材也所不能材用以賓裔土花裔夫教者因体能知而利之

者也性能若川然有原以印而後大印迎也言川之已有原因開科迎之以浦然後入也

郭嬭晉大夫晉文公問於郭嬭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

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也其易也將以為難而勤脩之故

其易將然者其名晉人也晉文公出田遂獸矐大入澤迷不知

所出其中有然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

然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文公令曰

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然者曰鴻鵠保河海

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凡矐之憂凡矐保深淵厭而

之淺渚則必有羅網射釣之憂今君逐獸矐入至此何行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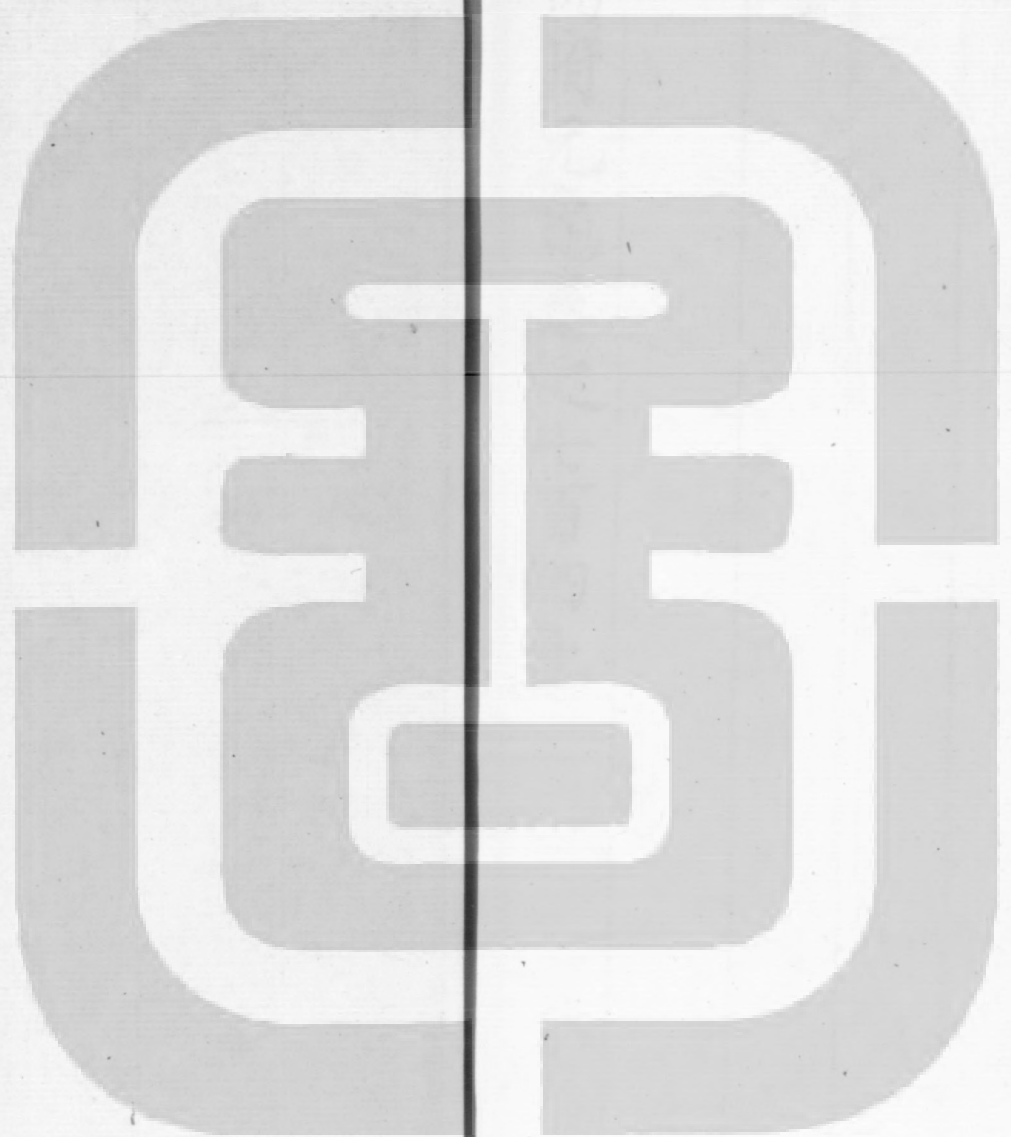
遠曰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然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

地敬社稷故四國慈憂愛萬民薄賦稅輕租稅者臣亦與焉



君不敬社稷不顧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然  
者雖有厚賜不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然所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七百四十



石山...  
青...  
天曰...  
古...

